

上海建设中医药高地的现状、问题及具体策略

宋欣阳¹

(上海中医药大学 200032)

【摘要】: 建设中药企业研发集群有助于提高上海的新药研发能力, 推动上海科创中心建设。上海应以浦东张江药谷为中心, 引进一批正在进行产业转型、注重研发的中医药老字号企业和上市集团, 充分把握高科技园区自身的政策红利, 在药谷中设立中医药专属研发片区, 吸引国内中药企业在沪开设研发中心, 使其成为上海本土中药企业的标杆, 形成区域内良性竞争。

【关键词】: 中医药产业 中医医疗服务 中医药服务贸易

【中图分类号】: F127.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1309(2021)03-0016-010

习近平同志指出: 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 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 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上海建设全球领先的中医药高地, 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重要指示的具体举措。上海要抓住当前中医药振兴发展的良好时机, 推动学科交叉融合, 深化产学研用协同创新, 努力使优势更优、特色更特、亮点更亮, 更好地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

一、上海中医药产业发展的现状与问题

(一) 上海中药产业发展现状

1. 上海中药上市企业较少, 研发力量不足

截至 2019 年末, 全国中药行业上市企业共计 66 家, 上海仅有上海凯宝 1 家, 对比广东省 8 家、浙江省 5 家、云南省 4 家, 差距很大。上海凯宝总市值为 63.81 亿元, 位于行业第 33 名。

研发方面, 中药上市企业中研发排名第 1 位的天士力集团 2018 年研发投入达到 12 亿元,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 6.68%, 而上海凯宝同期研发投入仅为 0.47 亿元, 研发投入仅占营业收入 3.17%。国内医药企业研发排名第 2 位的恒瑞医药, 其同期研发投入达到 26.7 亿元, 是上海凯宝的 57 倍; 研发投入占比高达 15.33%。

2. 本土老字号企业市场存在感不强, 上市难

上海蔡同德、童涵春堂等品牌老字号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 沿袭了文化传统, 具有良好商业信誉, 但市场存在感不强, 独立上市较难。上海蔡同德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蔡同德”)作为上海著名的中医药老字号企业, 由上海新世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世界”)100%控股, 新世界隶属于黄浦区国资委, 主要业务包括房地产、日用百货和电子商务等。蔡同德是市国资委管理下的三级企业, 获得的发展资源相对不足, 独立上市困难。从经济反哺的角度看, 在新世界所有 30 项对外投资中排

作者简介: 宋欣阳, 中医学博士, 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药国际化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名第3位，对黄浦区经济发展起到很大作用，若独立上市，其经济效益势必扩大。

表1 代表性省区中医药发展情况

定 位	粤港澳	京津冀	江苏	上海
	中医药强省(广东)	中医药强省(河北)	中医药强省	无中医药强省定位
文 件	《意见》《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广东省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规划(2016—2020)》《广东省推动中药材保护和发展实施方案(2016—2020)》《广东省促进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行动计划(2017—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将发展现代中药列为重点培育产业	《新时代国医堂高质量发展天津共识》《北京市“十三五”时期中医药发展规划》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启动“促进中医药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	《江苏省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2016—2030年)》	《上海市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8—2035年)》《上海市进一步加快中医药事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年—2020年)》《上海市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规划(2016—2020年)》
重 要 项 目	中药上市企业8个	中药上市企业4个	中药上市企业2个	中药上市企业2个
	国家重点实验室3个	国家重点实验室3个	国家重点实验室2个	国家重点实验室0个
	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2个	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3个	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2个	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2个
	①横琴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②宝安纯中医治疗医院③大湾区中医药创新中心	京津冀中医医联体京津冀中医药产业创新战略联盟	江苏省中医药传承创新工程项目	上海市中医药数据中心建设项目、上海市中医药循证医学研究中心
	国家区域中医(专科)诊疗中心19个	国家区域中医(专科)诊疗中心46个	国家区域中医(专科)诊疗中心6个	国家区域中医(专科)诊疗中心9个
	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2个	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5个	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2个	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0个

3. 上海缺少国家重点实验室与中医药产业园区

截至2019年末，全国与中医药相关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共14所，其中江苏、广东、江西、天津各2所，北京、澳门、湖南、四川、河北、山东各1所，而上海尚无入选实验室。上海中医药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设迫在眉睫。

上海新型中医药服务模式 and 中医药创新体系的建设发展良好，但对外来中医药上市集团的吸引力尚不强，没有专属的中医药产业园区。张江高科技园区虽然是上海重要的药研群，重视生物医药研究，辉瑞、津村等大型药企都在这里设立药物研发中心，但中医药产业在其中存在感较低，仅天士力一家中药上市企业在张江建设了中医药研发中心。目前，我国共有16家中医药产业园，均不位于长三角区域。上海亟须建设一个中医药产业园区，作为市内外中医药企业创新研发的“孵化器”。

(二)上海中医服务业现状

1.上海中医服务业“机构少、压力大”

“中医药健康服务”自“十二五”以来，各地政府高度重视。各地不断建设高水平中医药医疗点，普及基层中医药服务工作，完善社区中医药网络。然而，上海在这方面陷入“机构少，压力大”的困境。《2019 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显示，上海中医类医院仅有 29 家，而北京有 201 家，天津有 58 家。上海中医医院床位数 10790 张，不足北京的 1/2。

2.上海中医人力资源不足，中医高端人才缺乏

上海中医药从业人数 10946 人，全国排名倒数第 5 位；上海中医药从业人数与人口比为 4.52 人/万人，全国排名第 22 位。上海中医药医疗资源总量与患者需求严重不对等，在严峻的人口老龄化趋势背景下，中医药健康服务能力欠缺。《2019 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显示，2018 年全国各地中医药医院的医生日均负担诊疗人次排名中，上海日均 20.2 人次居全国第 1 位，而北京仅为 11.5 人次。

上海国医大师数量远少于北京。2009 年全国开始评选国家级中医大师，每 4 年评选一次，至今获得“国医大师”称号的中医专家有 90 名。其中北京有 19 位，而上海仅有 6 位。2017 年评选表彰 100 名国家名中医，北京有 13 名，全国排名第 1 位；新疆有 5 名，全国排名第 2 位；上海仅两名，全国排名第 23 位。

3.上海缺少各类特色医疗品牌的专科中医院

一是没有中医国际医院。上海作为一座国际化大都市，其中医医疗服务应面向国际市场。目前在建的国际医疗园区中，国际医院仅有上海国际医学中心一所，没有中医医院布局。

二是没有针灸医院。在国家卫健委注册备案的针灸医院共 15 家，其中三级医院 1 家，为山西省针灸医院，一级医院 6 家，未定级医院 8 家。上海有临床、教学、科研等方面能力较强的针灸专业技术人才和针灸诊疗机构，但尚无针灸医院。

三是缺少中医老年病医院。在国家卫健委注册备案的老年医院共 48 家，其中三级医院 1 家，为北京老年医院，二级医院 10 家，一级医院 16 家，未定级医院 21 家。上海仅有 4 家老年医院，分别为上海市浦东新区老年医院(二级)、上海市民政老年医院(一级)、上海市静安老年医院分院(未定级)、上海海江老年医院(未定级)。

四是缺少中医骨科、骨伤科医院。在国家卫健委注册备案的骨伤医院 288 家、骨科医院 551 家，共 839 家；其中，中医医院 116 家、中西医结合医院 15 家、民族医院 4 家，中医类医院总计 135 家。中医骨科、骨伤科医院中，三级医院 4 家，分别为杭州市富阳中医骨伤医院、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骨伤科医院、广州中医药大学骨伤科研究所)、玉林市中西医结合骨科医院、湖北六七二中西医结合骨科；一级医院 56 家；二级医院 24 家；未定级医院 47 家。上海目前有 3 家骨科医院，无论是诊疗能力还是业界口碑都占领一席之地，但尚未定级。

五是缺少中医妇科医院。在国家卫健委注册备案的妇科医院、妇产科医院共 192 家，其中三级医院 3 家，分别为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二级医院 35 家、一级医院 64 家、未定级医院 90 家；其中，仅有 4 家为中医妇科医院(一级医院 3 家，未定级医院 1 家)，分别位于安徽、山东和河南。上海有妇产科医院 3 家、妇科医院 4 家，其中三级医院 1 家，未定级医院 6 家。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设有中西医结合科，上海无中医妇科医院。

六是缺少中医肿瘤医院。在国家卫健委注册备案的肿瘤医院共 224 家，其中三级医院 60 家、二级医院 20 家、一级医院 84

家、未定级医院 60 家；中医医院 18 家(三级医院 1 家，为铁岭市中医肿瘤医院，二级医院 7 家，一级医院 3 家，未定级医院 7 家)；中西医结合医院 6 家(二级医院 2 家、一级医院 1 家、未定级医院 3 家)。上海有肿瘤医院 3 家(三级医院 1 家、二级医院 1 家、未定级医院 1 家)，无中医或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

七是缺少中医肛肠医院。在国家卫健委注册备案的肛肠医院共 214 家，其中三级医院 4 家，为北京马应龙长青肛肠医院、北京市肛肠医院、沈阳市肛肠医院、成都市锦江区肛肠医院；二级医院 55 家；一级医院 82 家，未定级医院 72 家；其中，中医肛肠医院 25 家(二级医院 12 家、一级医院 10 家、未定级医院 3 家)，中西医结合肛肠医院 3 家(二级医院 1 家、一级医院 1 家、未定级医院 1 家)。上海各中医医院肛肠科虽已有数年至十年多年历史，但缺少肛肠科专科医院，目前上海仅有 1 家肛肠医院。

八是缺少中医互联网医院。在国家卫健委注册备案的互联网医院共 55 家，其中 5 家为中医互联网医院，51 家设有中医科，上海仅有 1 家，为商赢互联网医院，该院与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共建，设有中医科、中西医结合科。

上海对中医院建设的统筹布局尚存不足。2019 年上海重大建设项目医疗卫生类 8 项，其中中医类仅一项“岳阳医院门诊综合楼改扩建工程”。2019 年 12 月 16 日，上海下发《关于加强上海市医疗卫生机构临床研究支持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实施方案》的通知，提出到 2020 年底，上海重点建设 5 家研究型医院，成为重大疑难疾病的诊疗平台、临床研究和技术创新的主体；到 2030 年，涌现一批世界级的研究型医院，产出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原创成果，成为全球医学创新网络的重要枢纽。强化重中之重学科建设，结合上海临床重点专科建设“腾飞计划”，到 2020 年，建设 15 家左右上海临床医学研究中心、5 个医学协同创新集群，但其中未提及中医院。

全国有 6 个省市在中医院发展规划中明确指出，鼓励、支持新建中医医院；另有多省在相关文件中指出，每个县(市)至少办好一所公立中医医院，推动省内中医医院建成三甲中医医院。《上海市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8—2035 年)》指出，各区由政府举办的独立中医类医院不少于 1 所；《2019 年上海市中医药工作要点》指出，加强中医医疗机构建设，推进龙华医院浦东分院、上海市中医医院嘉定分院等建设，推进崇明、闵行区级中西医结合医院转型建设。这些建设项目仅提及已有中医医院的分院建设及中西医结合医院转型建设，未提及新建中医综合医院、中医专科医院。

二、上海中医药贸易发展的现状与问题

(一)上海中医药服务贸易现状

1. 缺少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

2019 年 4 月，商务部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开展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建设。上海中医药服务贸易在全国范围内具有良好的基础，但没有入围 2019 年全国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名单。根据《商务部办公厅、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关于开展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建设工作的通知》：建设一批以出口为导向、具有较强辐射带动作用的基地对于促进中医药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优化我国服务贸易结构，打造“中国服务”国家品牌，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上海具有为全国中医药服务出口起辐射带动作用的能力，却暂时错失对中医药服务贸易产业进一步培育、规划与引导的机会。

2. 医疗旅游吸引力度不够

2018 年 6 月，国家发布《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总体方案》，提出“探索建立来华就医签证制度”，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牵头，目前外国人来华就医签证试点工作在海南省进行。事实上，上海拥有全国最大的服务贸易受众。据 2019 年国家外国专家局统计，目前在沪工作的外国人为 21.5 万人，占全国的 23.7%，居全国首位。来华就医签证试点的开展，能够吸引更多外国友人来沪接受中医药服务，但上海并未参与。服务贸易政策建设不全面，未把握试点机会，不利于上海中医药服务贸易的区域竞

争。

上海中医药健康文化旅游具体举措缺乏，中医药文化地标缺失。上海无中医药文化旅游景区国家级 4A 级景区，仅一家 3A 级景区，在全国范围内不占优势。

3. 中医跨境交付载体缺失

中医药医疗服务贸易的跨境交付模式，是指我国境内的医疗机构向其他国境内的居民或患者提供中医药国际远程医疗服务，如中医药远程诊疗、国际会诊、养生保健国际咨询等。中医药跨境交付有利于中医远程医疗市场迅速拓展，是中医药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草药是最易获得的药物，通过中医跨境交付为偏远地区的民众提供医疗服务可行性极高，是实现民众健康的重要方式。但目前鲜见中医药跨境交付服务。

4. 上海中医药传承与教育难度较大

中医药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它凝聚了中华民族的哲学智慧、独特的健康理念及其实践经验的结晶，是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的显著特色和优势。但目前中医药文化的弘扬发展出现了新人力量不足的局面，由于缺乏传承平台和中医药人才，一些名老中医的临床诊疗技术、临床诊疗经验、方药正在慢慢地丢失。一部分人因而产生了“中医科学性”的疑问，增加了对中医药文化传承的难度。

上海有 3 所中学是上海中医药大学的附属学校，校园内有中医药文化展馆和长廊，并设置中医药有关读本、课程、专题讲座等，营造了浓厚的中医药学习氛围。中医药文化进校园，是普及中医药文化、培养潜在中医药人才的可行途径。此外，上海遴选了 8 所中小学，实现全学段、多类型、多地域的覆盖，共建设了 8 个中药百草园、6 个中医药标本陈列室、2 个中小学中医药科技实验室，为学生创建丰富而直观的体验环境。2013 年，同济初级中学“走进中草药”活动体验中心”获得上海市中小学生社会实践优秀项目。上海市民办中心学校合作建立国内首家国际学校中医药文化传承实践基地，共同开发大学生中医药文化国际学校传承实践项目。2017 年，上海中医药大学率先在国内创建覆盖小学、初中、高中各基础教育阶段的中医药特色学校，与闵行区共建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浦江高级中学、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蔷薇小学、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晶城中学，使之成为传承中医药文化的载体，逐步发展成为“高品位、高质量、高水平”的特色学校。共同推进中医药文化进校园、中医药课程进课堂，形成高校对基础教育的专业支持，全面实现医教研共促共赢的良好局面。

(二) 上海中药产品国际贸易现状

1. 植物药外贸巨大红利没有释放

目前，国际传统药市场的年销售额约 1700 亿美元。德国的植物提取物销售额占据全球比重 22.68%; 美国的占比在 22.21%。2018 年，中国香港仅中药材一类的进口 39.04 亿美元、出口 12.03 亿美元，远超上海。上海需要进一步拓宽天然药、植物药、提取物的贸易渠道，这有助于开拓上海进出口市场，释放外贸红利。

2. 尚未充分发挥自贸试验区政策优势

近年来，上海建设“中医药非药物疗法示范中心”，打造“海派中医”品牌等，但尚无强有力的中医药贸易政策。相较海南的药品先行区可直接通过当地政府审批进口临床急需中药产品、深圳的创新型实验室集结人才研发天然产品促进贸易往来，上海缺少中药产品进出口利好政策，推动中药产品进出口的力量不足。

3. 进出口领域缺少“沪标”,与“港标”竞争乏力

根据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工业贸易署《进出口(一般)规例》(第 60A 章)附表 1 第 1 部及附表 2 第 1 部,转运货物(包括中成药和中药材)的航空及货运公司,经登记后可获豁免办理转运货物所需要的进出口许可证。中国香港作为自由港,进口或出口中药材均无须缴付关税,其对中药的进出口利好政策确立了其中药产品贸易的重要转口地位。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卫生署于 2002 年开展“港标”计划,至今已有 299 种中药材的标准得以确立。

目前,我国中药材进出口依据《进出口中药材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 169 号),主要是对疫病的检验,并不是对质量和有效成分的检验,没有明确的饮片出口标准。上海缺乏有关天然药物及产品进出口“沪标”,加之国外市场对中药产品的严苛把控,中药产品屡次出口被扣,开拓上海中药产品进出口贸易存在瓶颈。根据医保商会,2017 年我国中药材出口额排名前 10 的品种,因质量等问题被美国、日本、韩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扣留或退回 25 次,较 2016 年的 22 次增长 13.64%。缺少进出口标准,进出口程序较难保障,影响上海建设中药产品贸易高地。

4. 缺少大宗交易指数和贸易平台

近年来,尽管上海自贸试验区探索设立国际大宗商品交易和资源配置平台,建立上海大宗品现货交易中心,但交易中心多涉及能源产品、基本工业原料和农产品国际贸易,较少涵盖中药材贸易。上海未打造中药材大宗交易平台,亟需形成集天然药物生产销售、贸易往来、竞价招标等环节于一体的运营体系。

(三)上海中医药专利与国际标准化现状

1. 标准制定领域导向偏弱

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是获取国际话语权的重要途径。以国际标准为中药产业赋能需要清晰的国标建设定位和布局。截至 2019 年末,世界中医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ISO/TC249)公布了 47 项中医药 ISO 标准,我国参与制定了 34 项,韩国 7 项、日本 5 项、加拿大 1 项,虽然占据了数量优势,但就质量而言,我国制定的中医药国际标准中以创新研发为导向的国际标准缺失。

上海主导的传统医学国际标准以科学研究与中医临床诊疗居多,或是更加注重传统医学相关名词义、科研方式和编码系统等相关标准,而有关药物制剂生产、剂型质量等产品导向的国际标准缺失,标准的实用性和自身质量无法满足产业学科的最高利益。传统医学国际标准制定的统筹性、计划性缺失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导致标准的“定而不用”“用而不准”。国际组织 ISO 下属的世界中医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ISO/TC249),其秘书处落户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扮演着 ISO 国际标准的“出口角色”,国际组织的溢出效应仍需进一步发挥和强化。

2. 知识产权领域力量较薄弱

2003 年 7 月,由上海市教委、市科委、市知识产权局、上海中医药大学共同协商成立上海市中医药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专门从事中医药知识产权研究。但时过境迁,该中心人员流失较多,以研究为主的发展受限,知识产权领域力量仍然不足。

3. 金融服务领域支持偏弱

目前,上海正在加快推进中医药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但上海金融服务对中药企业科创的支持力度仍然偏弱。一是科创板在沪开板,拓宽科技创新企业融资渠道。已上市的百余家科创公司合计融资 1188 亿元。其中,生物医药领域 25 家,但是无中药企业。二是科技创新主题基金相继成立,撬动作用显著。2017 年 9 月,上海科创基

金成立。2017 年 12 月，绿色技术银行落户上海。上海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入选 2018 年中国政府引导基金 30 强，投资生物产业公司 40 家、中医药类近 3 家，为成都天地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陕西康惠制药股份公司和上海九和堂。

三、上海建设中医药高地的对策建议

(一) 建设一流研发与品牌企业中药产业高地

1. 打造中药企业专属政策红利，围绕张江药谷建设中药企业研发集群

建设中药企业研发集群有助于提高上海的新药研发能力，推动上海科创中心建设。上海应以浦东张江药谷为中心，引进一批正在进行产业转型、注重研发的中医药老字号企业和上市集团，充分把握高科技园区自身的政策红利，在药谷中设立中医药专属研发片区，吸引国内中药企业在沪开设研发中心，成为上海本土中药企业的标杆，形成区域内良性竞争。

2. 推动老字号中药企业并购与独立上市

中医药行业本是一个极其需要品牌价值加持的行业，推动本土品牌老字号企业独立上市一方面可以帮助老字号品牌焕发“第二春”，发挥其原有品牌价值；另一方面可以集聚有效力量，发动社会融资，扩大企业规模，从而在业务上有的放矢。上海应制定相关政策，以品牌为单位推动老字号企业的股权并购，助其独立上市，上市后直属各区国资委或市国资委，真正做到中药企业的“个体独立”，从而帮助其扩大规模。

3. 依托中药企业在中药类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方面有所突破

建设中医药国家重点实验室有助于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同时也能与其他国家重点实验室合作建设国家级交叉科学研究中心，以响应 2019《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建立多学科融合的科研平台的要求。《意见》指出，要在中医药重点领域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并在中央财政科技计划框架下，加快中药新药的创制和研究。上海市科委应鼓励各中药企业主动申报，为其提供足够的科研资源和硬件补助，并为上海中医药国家重点实验室申报项目设定一定优先级；同时，应联合市教委推动并监督有关高校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

4. 鼓励本土中药企业“老药新研”，研发院内制剂，打造明星产品

中医药明星产品的打造可以直接促进上海经济增长。上海市药监局应当制定相关政策，鼓励中药企业“老药新研”，优化经典中成药和方剂的剂型，积极创新与研发，简化临床试验过程，为其上市开通绿色通道。同时，上海作为海派中医的发源地，拥有一众临床疗效优异的院内制剂，如海派石氏伤科的膜韧膏等。相关部门应当鼓励本土老字号中药企业与医院相关特色科室合作，推动院内制剂的技术革新，促进生产正规化，助其上市，让更多百姓用上好药。

5. 设立政府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市场化运作的中医药发展基金

鼓励各地设立中医药发展基金。政府合理规划可用空间，进行医药产业布局，利用中医药发展基金对中医药企业和产业在土地、资金的“硬实力”和技术、平台的“软实力”两方面提供支持，从而吸引民间资本、国外资本进入中医药投资领域，推动中医药服务和健康产业高效运行。

(二) 建设成规模接地气的中医医疗服务高地

1. 出台上海中医医院发展建设规划

依照《地市级以上中医医院建设指导意见》《中医医院建设标准》《三级中医骨伤医院评审标准(2017 年版)》《三级中医医院评审标准(2017 年版)》，推进上海中医医院总体规划布局，编制《上海市重点中医医院建设与发展规划》，完善、充实和提高现有中医医疗机构的同时，合理设置和布局新中医医院，制定具体项目建设计划，落实建设资金和政策措施。

2. 加强中医服务能力

一是加强一、二级医院中医科的业务能力建设，为三级医院分担诊疗压力。在所有二级医院建设名老中医工作室，以“师带徒”的形式发展二级医院中医科，使其成为上海中医诊疗的中流砥柱，降低三级医院中医医生的工作压力，以提高中医健康服务的整体质量。

二是一级医院试点“名中医服务日”。配合媒体和社区宣传，打造社区中医明星效应，提升中医服务利用率。目前北上广在基层医疗服务中，均存在中医服务知晓率高而利用率不高的问题。除了投入大量资金建设基层中医药服务硬件设施之外，可试点“名中医服务日”，使每个社区医院，每周都有 1~2 位来自三级医院或社区的名中医出诊服务，使患者在社区就可以得到优质的中医药诊疗服务，同时减轻三甲医院的诊疗压力。

三是建立名中医之家。发挥“国医大师”称号或“名中医”称号的传统医学人才可直接落户的政策优势，吸引更多的名中医来到上海，建设名中医之家；推行住房优惠政策，为名中医落户解决后顾之忧。发挥名中医的影响力，在上海形成中医药流派百家争鸣的新气象，为各类中医药人才的培养从源头上注入力量。

3. 新建全国领先、全球知名的中医药特色医院

一是特色疗法类。新建上海国际中医医院、上海针灸医院，可由上海中医药大学主导建设上海国际中医医院，地址可选在浦东新区国际旅游板块；由上海市针灸经络研究所主导，新建上海针灸医院。针灸是中医国际化的先锋，上海国际中医医院与上海针灸医院可成为中外友谊桥梁，推动上海医疗服务与各国的交流合作，推动上海亚洲医学中心的建成，打响“上海服务”品牌。

二是特色病种类。由上海市中医老年医学研究所主导，新建上海中医老年病医院；由上海中医药大学脊柱病研究所主导，石氏伤科参与，新建上海中医骨伤医院；整合朱氏妇科、蔡氏妇科资源建立上海中医妇科医院；建设龙华医院肿瘤医院；整合柏氏肛肠资源新建上海中医肛肠医院。上海在中医老年科、骨伤科、妇科、肿瘤科、肛肠科 5 个学科上有较好的基础，建设以上中医专科医院，领衔全国中医专科医院，有利于巩固、扩大中医优势，带动特色发展。

三是互联网医院。由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牵头新建上海互联网中医医院。上海申康医学发展中心已融合 38 家市级医院，开设上海市互联网总医院。上海高级别医疗机构和优质卫生人力资源相对集中和丰富，卫生信息化建设水平较高，开展互联网医院有坚实的基础。2019 年 9 月 1 日，上海市卫健委发布并实施《上海市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有较好的政策基础，可推动“互联网+中医药”服务新模式的构筑，让来自全国各地、全球各地的患者足不出户，享用上海医疗服务资源，有助于上海亚洲医学中心的建成。

(三) 建设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中医服务贸易高地

1. 大力争取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建设

商务部办公厅、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印发《关于开展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建设工作的通知》，要求出口基地“近三年稳定持续开展中医药服务贸易工作，具有一定的出口规模，服务产品特色优势突出，有稳定的消费群体，具备较强的国际市场竞争能力，社会信誉良好”。基地建设的主要任务包括“积极扩大中医药服务出口、培育中医药服务出口新业态新模式、加快中医药服务商品化进程、培育市场主体激发活力、鼓励投资合作以及搭建公共服务平台 6 个方面”。上海在新一轮申请开展之前，应大力提升、全面发展开这 6 个方面的医疗服务能力，继续扩大出口规模。认真审核申报材料，争取成为下一轮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创新上海中医药服务贸易的发展，带动全国中医药服务贸易打开新局面。

2. 落实《关于促进上海旅游高品质发展加快建成世界著名旅游城市的若干意见》

根据《关于促进上海旅游高品质发展加快建成世界著名旅游城市的若干意见》，将中医药与旅游深度融合，建设度假养生、食疗养生等多种服务体系，推出中医药文化旅游服务包，与现有的 5A 级、4A 级景区联合推出中医药养生文化旅游方案和旅游线路。打造“中医小镇”，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医药文化小镇，将科普、教学、治疗、国际推广相结合，在上海建设国家级 4A 级中医药旅游景区，并在景点附近设立儿童中医医院，开展医疗旅游、健康旅游。通过人文与自然景观共同表达中医文化特点，运用数字人文技术增强参观者的互动。与上海名中医之家结合发展，在小镇内安设中医养生、功法的教学点，并定期举办中国上海中医药文化节，中国上海世界传统医学大会等，成为举办国际中医药文化活动的基地。

3. 开展中医跨境交付，建立面向境内外的中医互联网医院

上海应当推动跨境服务平台的投入应用，深入研究远程医疗的市场潜力，推进跨境服务平台在各大医疗机构的覆盖与普及，建立面向境内外的中医互联网医院。中医互联网医院的建立，不仅能为上海的中医跨境交付提供载体，也能为全国的跨境交付做出示范。作为跨境交付平台建设的核心技术，上海拥有的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数字化医疗设备技术、医院信息化管理技术都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上海有能力开展中医跨境交付，将上海中医医疗资源与数字化中医创新科技相结合，打造国际一流的“上海服务”品牌。

4. 加强中医药海外中心建设，鼓励中医院校毕业生海外就业

《关于开展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建设工作的通知》鼓励通过多元化投入模式开设海外中医药服务中心，上海要支持捷克、泰国、毛里求斯、摩洛哥等国的中医药中心建设，做大做强商业存在。中医药海外中心在设计时应注重海外本土化需求，应与所在国医疗情况、社会文化互相融合可参考“六位一体”，即医疗、保健、科研、教育、产业、文化多功能协调发展模式。提升中医药海外中心功能，发挥上海中医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同时，为中医药院校毕业生提供一站式支持服务，将中医药海外中心建设与带动自然人流动相结合，为中医药类毕业生提供专业的就业咨询，加强培养交流能力与实战能力。

(四) 建设便捷高效的中药(天然药物)产品国际的航运高地

1. “宽进”用好政策，扩大开放

“宽进”，即药物进口程序简便化，出口标准严格化。2017 年 10 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调整进口药品注册管理有关事项的决定》，对国际多中心药物临床试验申请、化学药品新药等药品进口上市注册申请进行了调整，通过“宽进严出”的先进监管理念，充分释放政策红利。上海可以落实天然药物的宽松进口政策，对进口至本地的天然药品，应取消获得境外制药厂商所在国的许可要求，通过用量和销售额评估上海进口天然药物的需求，促进天然药物进口和快速上市。学习海南先行区的药品进口制度，通过国家审批，上海直接通过航运进口中药产品。例如，完成检验等环节后，直接进口日本汉方药等药品，在上海以处方药和非处方药形式用药或出售。植物药与中药材和中药饮片类似，可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争取政策支持。建议借鉴海南经验，依托进博会，争取国务院支持，试点植物药在沪进口，由上海实施审批，开展植物药

大宗贸易，如日本汉方药、韩医药、我国港澳台中成药等药品，在上海以处方药和非处方药形式用药或出售。

2. “严出”建立沪标，树立口碑

“严出”即促使上海对批准进口药品实施严格的药品追溯管理制度，加强对医疗机构使用药品的监管，做好药品不良反应的监测和处理。实行“宽进严出”的上海进出口天然药物制度，加速上海中药产品出口高地的建设。提出“沪标”，高于“港标”，增强上海出口天然药物和产品国际上的信誉和口碑。建议上海对批准出口的植物药(中药材)建立质量标准，在来源、形状、鉴别、检查、浸出物、有效成分或指标性成分及定性定量分析、主产地药材指纹图谱、重金属含量及农药残留量检测等方面进行规范，确保所出口的药品来源渠道安全和质量标准可靠，增强上海植物药出口国际信誉和口碑。

3. 依托进博会，建设天然药物和产品贸易平台

依托进博会万商云集的优势，建设贸易平台，进行国际中药材直售。所有药材需实物拍摄，种植养殖、流通贮存、加工炮制等环节需出示相关通知书和检验单，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以网上中药产品交易方式代替国际贸易普遍的通关后售卖。上海跨国采购中心通过网上交易平台、高峰论坛、专场展会等方式，实现跨国采购在线。中药交易平台开展国际交易，与上海跨国采购中心联合发展，开发线上与线下的中药贸易，加强中药种植、采收加工、贸易通道之间的联系，促进中医药生产、研发、销售中心集聚。

(五)建设体系完备的中医药科创服务高地

上海应当围绕中药产业企事业单位的共性需求，加快建设一批适应实际需求并具备专业能力的孵化、信息、实验等服务平台，并加快集聚协会、CRO(合同研究组织)、标准制定、知识产权、投融资服务等专业的中坚力量制定对策，完善中医药科创服务体系。

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上海应探索建立一套适合于上海中医药技术特点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及知识产权申请模式，加强中药行业相关知识产权的保护与应用。企业层面当加强国际专利申请，防止保密方和新药研发成果大量流失。

在标准化领域，上海应依托国际组织 TC249 建立上海市中医药标准研究院，由研究院负责中医药标准的统筹和制定，并发挥国际组织 TC249 秘书处的优势，从政策、管理等各方面鼓励高校和企业从事国际标准制定，建立标准数量优势，补足领域空白，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和上海中药企业服务。

在金融服务领域，上海应积极拓宽具有科技创新精神的中药企业的融资渠道，推动更多中医药企业进入上海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为其提供金融支持，助其成长。

(六)建设四位一体的中医药文教产研基地

1. 编写中医药知识课本教材

组织长期负责中小学教材编写的教师参与编写中医药相关教材，使中医药教材能适合中小学的教育体系，便于中小学生学习掌握。在各课本中，融入中医药知识特色，如在《品德与社会》课本中加入中医药传统文化教育、医德教育；在《劳动技术》课本中加入中医药种植、加工等内容；在《体育与健身》课本中加入太极、五禽戏等内容；在《美术》课本中加入中医药拼画等实践课程；在《科学与技术》课本中加入中医药现代化知识等。中医教育通过教材和社会实践参与，引发中小学生对中医药文化、历史和知识的兴趣，融化新知，为中医药领域输入人才。

2. 中医药知识进中小学试点

在中医药知识进中小学教材的进程中，要选取试点学校。试点学校要有一定的中医药知识背景，能顺利开展试点工作。可以先选取在各区各 10 所中小学所作为试点。

3. 形成上海中医药中小学教育品牌特色

根据上海市教委评选要求打造相关中医药教育课程，形成上海品牌特色。中医药中小学教育要积极融入精品课程、网上慕课等项目建设，选择优质课程参加评选，扩大品牌影响力；同时，融入上海海派中医特色，充实中医文化内涵。

参考文献：

- [1]赵影. 中国发展国际医疗旅游的机遇和挑战分析[J]. 对外经贸实务, 2019(8):80-83.
- [2]张玲华, 侯胜田, 王海星. 中医药医疗服务贸易发展现状及建议[J]. 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 2016, 23(3):1-4.
- [3]张清林, 张洪雷. 传承传统文化的有益尝试——谈中医药文化进中小学课堂[J]. 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 2018, 16(4):8-11.
- [4]刘峤. 互联网医疗：从野蛮生长到逐步成熟[J]. 人才资源开发, 2019(19):81-82.
- [5]夏跃林. H 医药外贸公司国际化战略研究[D]. 广西师范大学, 2019.
- [6]孙利华, 黄泰康, 吴春福. 对我国药品管理使命的思考[J]. 中国药房, 2007(13):971-974.
- [7]谭锦荣. 供应链环境下医药分销企业转型研究[D]. 华中师范大学, 2013.
- [8]方松春, 杨杏林. 论海派中医与海派中医学术流派[J]. 中医文献杂志, 2010, 28(2):37-39.
- [9]冯凯. 刘敏如国医大师诊治不孕症学术思想探微[D]. 成都中医药大学, 2018.
- [10]药智网:《2020 中国中药研发实力排行榜 TOP50》隆重揭晓[EB/OL]. <https://news.yaozh.com/archive/31463.html>.
- [11]许峰. 期待中医药产业的辉煌——“中医药产业发展和知识产权战略论坛”纪要[J]. 中国发明与专利, 2005(5):52-57.
- [12]赵丹, 葛林宝, 张仁, 冯鑫鑫. 上海市针灸临床调研报告[J]. 中医文献杂志, 2012, 30(5):53-55.
- [13]鲍超群, 宋欣阳. 近代苏沪地区中西医技术交流探析[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9, 34(1):122-125.
- [14]何艺韵, 宋欣阳, 李海英, 郑林赞, 施建蓉. “一带一路”视域下中医药海外中心发展策略[J]. 中医杂志, 2018, 59(12):997-1001.